春秋正辭

內辭第三下

卿設如大門小卿如四體文王立政養友邦冢君必如其三卿人天子國曰某士明王不遺小國之臣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大夫有出疆之事必君命也必王事也一州之內兄弟甥舅之邦諏謀度詢不辱君命以奉天子有交政于中國者乎大夫出疆一聘大夫之禮會則焉得有大夫之禮論語不云乎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盟必以其君之身及其國家爲之賤大夫讀其書可乎信在大夫可乎及宋人盟于宿

亂之大者據亂而作有指哉大夫盟會二小過不及其君君行一臣行二將幣於廟中必戒之曰臣不可過會有壇坫何獨不然雖然兩君相見會之禮惟君也一君一臣不得曰相見奉君命以往則不可以私見吾知公孫敖不亢也隕越焉已矣聘禮受命不受辭結以聘行乎國利乎大夫而與諸侯之盟始于此惡其以游事將君命而壞天下之大防不貶絶不待貶絶也仲遂國賊同類相求行父中立幸其包羞伯子男可會也終不可盟也大夫會諸侯三盤庚之誥曰命汝一一君也二君一民公室卑矣大都小都田

役有戒必出於治朝况軍旅哉其將不目近古也慶父也遂也初主兵卒爲亂叔彭生無識焉仲孫叔孫其誰適從公室四分季取其二叔氏之介季孫舊矣孟孫之耦季孫固矣豹獨知有公室焉斯何忌州仇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將豈自公命哉大夫將四國亂無象良臣不居如陳以君命行其事乃私行也告糴以邦事行於齊則若不出於君命也其善志哉大夫私行五大夫榮辱國之榮辱也喜而致之內祿出災不以此乎狐裘羔袖行父也羊質虎皮意如也惟叔孫舍不失辭不失色不失足取貴於春秋

公羊知之大夫執六古人之厚終也建國數百千歲彊諸侯欲行天子之禮於小國之臣不果內自是以下公卿與懦發蒙振落矣如遇犬馬犬馬自爲如遇官徒官徒自爲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親賢大臣何如哉桓莊之篇不卒大夫傷已大夫卒七骨肉之親無絕不受祿亦不去國叔肸遭變而不失弟之道以取貴於春秋繫之公以公尙知愧乎公母弟八君子不施其親三刺之法非所論於八議之例也季子正矣公子買何罪而誅以謂楚人者蔽之枉橈不當執莊焉僑如出公子偃死行父疏公之戚而私

戚其戚曰詳之廢之也刺大夫九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公孫敖實然魯人不忍傷其子之心厚之道也公孫歸父善矣遂之罪也惡惡止其身聖人之指深遠哉僑如幸紇非不幸公子憖非卿以重視大夫昭公所親意如所忌忌可重矣大夫奔十先王之制邑無百雉之城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叛者在前抗者在目臣有情僞無以感之伐邑厲矣非聖人意也叛邑十一士之八成九刑不忘聖人之辭嚴於鈇鉞口授弟子不著竹帛邦賊十二陪臣執國命不見於異邦惟此一人而夫子究之窮諸盜矣其

命之專於國所不能削者有一焉從祀先公也爲國者愼毋棄先王之經俾爲盜者藉手口哉邦盜十三

大夫盟會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隱公元年

諸侯之大夫稱人春秋之始也內大夫出疆恒不氏茲何以不名貶絶則名名不如不名名何以不如不名大夫微也微則以爲大夫之宜宋大國也宿微國也宿爲主人其君在焉何見見之於男卒也善與宋甥舅公在喪也使大夫愈於身親之盟不自大夫出必以其君與國爲之辭則可愈於身

絀之君臣自父子立也子子然後臣臣矣終不若不盟之爲愈出命者不可承命而行者可以無取無取不名以當宋人而已矣當宋人而已者公侯之臣相爲國容之禮也

作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文公十有六年

承命以盟不獲以盟反命行父恥乎國恥也則何害乎弗及盟幸行父也是齊侯也是公子商人也我不能討讎我以爲榮親我以爲辱何幸乎其弗及盟見不善如探湯行父則不能故會齊侯也趨而陷焉行父庶幾免矣誠幸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及我欲之公子遂志乎爲是盟也商人弗及行父盟遂則及商人盟遂其商人之徒與有君命焉則遂何罪遂主兵久矣不能討賊受賊之侮賂賊以請盟其不知恥也其不知畏也畏非所畏則不畏可畏君獲其意遂擅其功文公無遠慮而任小人不旋踵而遂乃行商人之事矣內大夫特盟諸侯未有書日者汲汲與弑君之賊盟故謹而日之

大夫將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襄公二十有三年

內不能救則書次不書救何言乎救晉次于雍榆者救晉也諸侯勤王不救則罪也州伯恤小國不救則恥也齊不足以敵晉魯不足以敵齊救已厚矣不能非魯恥也書次未能乎救也未能乎救而言救善之也不爲譏乎外救以言次爲譏內救以不言救爲諱何以善救晉陰平之役齊爲我故伐晉以報陰平也報施之義則得矣

大夫執

意如至自晉昭公十有四年

致大夫不去族意如何以去族賊也羣也終隱之

爲貶此曷爲一貶而已因其可貶而貶之此其爲
可貶奈何尊晉罪巳夫意如知之
叔孫舍至自晉 昭公二十四年
意如去族舍不去族舊史去也君子脩之不去也
不去舍以去意如也

大夫卒

公子益師卒 隱公元年
公子與公子而爲大夫者與大夫也春秋錄大夫
卒以大夫錄公子公子不爲大夫則不卒必有故
然後錄之曷爲錄大夫卒國體也命於天子者也

曷爲以大夫錄公子會無異姓大夫也且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者也知其國體擇之不可不愼任之不可不重禮之不可不厚知其命於天子則不可以置私人不可以不請命不可以專廢置生殺天子有司士官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諸侯之三大夫也况生殺之柄乎見會無異姓大夫則賢賢之義缺矣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則親親之道缺而世卿之害家凶國爲王法所必禁矣富哉春秋之辭之指乎言盡于此而已乎又有焉公子不爲大夫家之事也有

故然後錄之哀先君之遺體也傷其散而之于四方也曰是公子也則未知其孝公之子與惠公之子與曰孝公之子也終公爲諸父諸侯絶旁期實雖一體之親也則不可不與小斂公不與不可不志不日譏不篤於禮也春秋之義不可凡其旨博矣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公可不自篤乎一節闕焉謹而志之厚之至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隱公五年

大夫日卒正也隱公之篇四卒大夫惟公子彄以正書之彄者何孝公之子隱公之諸父不當爲伯

乃叔父兩也隱於大夫恩不薄疏戚亦不相踰小有闕益師也成禮强也古之人君於其大臣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錫衰麻絰親者以其親服三臨其喪未殯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春秋於仲遂叔弓謹而志之則文王之法其不盡熄於當年矣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志益師之闕成彊之禮無駭近俠則遠或貶而不繫氏或以未命不繫氏凡所書者有所表也終桓之篇不卒大夫譏恩薄也翬不卒則國賊也臧孫達不

卒莊公之薾也公子牙稱卒以爲當誅而諱殺大夫也以莊之不卒大夫見牙之卒非卒也殺也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據左邱經將以何明之經觧不亂傳且失之誣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隱公八年

春秋有追書賜族矣不追書貶之也疾始滅國也滅國先王所必誅而不赦豈徒曰我善爲戰而已乎

俠卒隱公九年

公羊子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子曰俠者所

俠也公子益師公子彄覲則諸父也無駭五廟之孫也俠爲同姓與異姓與未可知也故氏所矣則疏於賜氏者未命未命於天子焉得謂隱不爵大夫而不命之乎大國三卿可不命於天子乎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諸侯之大夫故不氏也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公十年

卒何以日辰魯之崇也得無貶乎義不得無貶而辭無貶也曰周文公召康公既沒周之賢臣無若樊仲山甫者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之降心也若此跡宣王之政未純也芮良夫之

詩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哀
中國之大無或陳力以念天事者人曠天之命可
痛矣睿聖武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宜若天所屬
意而道不克繼文王五百餘歲至於孔子先孔子
未生獨有一人曰柳下惠魯公族而伊尹大公之
倫也蓋其盛哉用天之降命復文武之統於魯國
何不可得反者而孔子因之則世世猶三代也魯
世卿臧孫辰聞人也以其言爲魯大夫師自知弗
若季則護其故以蔽之俾不通然後已以王者之
法正之掌顯戮者辰其首也辭烏得無貶乎曰義

在指矣曷不學乎春秋莊公季年迄於茲辰也日在卿位告糴之外無見焉魯人皆崇之矣聖人皆削之矣季友卒僖政哀仲遂恣宣懸伏魯無人焉孰知辰之至是始卒也享卿祿者又五十年矣不爲不久矣噫後之君子欽念之哉以臧孫辰之爲良大夫當世謂之不朽而閔僖文之春秋削之無一事可錄者則知蔽賢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贖也甚絶之也義在指矣曷不讀乎春秋

邾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鄭師會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隱公四年

此再役也宋志也謀自衛人始宋不救患而生患不討賊而助賊則必以宋公主之重其先輕其後斥衛州吁以當國之辭衛人則州吁之人矣與賊為徒曰衛人也及其討賊亦曰衛人也名之必可言固若是無辨乎春秋以衛人卒能討賊而原衛人之心恕其初從州吁之罪一以人書之平人也擊鼓之怨衛人不以州吁為君也公孫文仲將固無罪矣况師旅乎然則宋公陳侯蔡人皆可不以黨亂臣而于王誅乎應之曰宋陳蔡皆有罪得免

罪者惟陳侯焉戴嬀大歸陳侯不知賊由州吁耶又可曰不得不以兵從州吁耶我與宋爲會衛人告亂則遇于清矣皆知州吁爲賊矣殤公又聽其甘言悅耳乎宋公首惡陳侯次之皆稱其爵蔡以未滅稱之曰人貴者惡重微者惡輕王誅也則陳侯何以免書法何以見之賊當國且在外則稱地以急其誅于濮喜得賊也得賊陳之力也則畀與衛人偕免矣不可赦者翬也且邦賊也不終者宋殤公也又且首惡也我以將尊師重之辭言之蔽罪于翬而公之不能終斷可知矣此再役也不先

目而後凡于伐鄭如恒餠然痛宋鄭構兵其爭奪相殺無已時追同盟于幽而後息焉夫子曰管仲之力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翬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賓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構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尚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昭公三十有一年

此非君命何爲以會言之如恒辭然意如無君也不以恒辭言之則無用見意如之志也成其志著其惡然後曰其卒故曰定哀多微辭

丙申季孫意如卒定公五年

意如卒不去族累定公也能殺意如則無累乎曰在義利之辨殺不殺不與焉

春秋正辭卷五　終

春秋正辭卷六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二伯辭第四

桓公業霸據時之先司馬九法軌跡易遵聖教貞一王澤尚存管仲相之君臣同志內治五年立功立事北杏擬可陽穀麇至寗毋首止郤姦尊義其來徐徐不以兵車五禁壹明束牲載書葵邱盛矣鎭其蕢矣難萃易渙人心蠱矣木瓜永好追思不忘雖曰薄德賴此一匡齊桓盟會一伐衛偏戰召陵大陳節制之師中外悉順庇邱諷衛褰裳賦鄭危邦闇君人思撥正小雅既廢征伐遂缺甫田戒荒遠畧抑末傷財害

民幸有節也困於金車正不譎也齊桓侵伐二經管
二十餘歲中國諸侯擬議觀望意未決也存三亡國
而天下咸諭乎桓公之志再爲義王克盡臣節修禮
諸侯官受方物魯人至今以爲美談猶望高子則修
春秋之時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非以文武成康之
世近周禮無恙故邪雖曰未粹苗莠粟粃晉文僟焉
則不算矣齊桓救患存亡國三八國二載敎民三則
期歲之間定霸已亟待時乘勢易如反手周之宗盟
異姓爲後天子在焉敢勿奔走考其武畧合三强國
東西究海搏心一力得臣自敗儼然馮軾微晉公子

俘衛晋鄭懿親上邦惟楚是聽盟于召陵中原益病
憝忿深矣我退楚還臨事而懼謀必萬全元帥尙德
克亂在樵子行三軍必將與焉入曹圍許懟於桓公
原郤狐趙甍敬仲朋狼弧好兵累世以彊誅之曰文
乃在彤弓晋文侵伐戰圍四再致天子日不繫月彼
壯在輿貞下乃吉儀容辭令恭讓知節王官莅盟書
載入國越在外服各復舊職惜也孔艱徵會于温幾
衛弟昆搆衛君臣陽正厥弗陰偏其疆圍田北境東
割戚臣坐使陪臣盟于翟泉乾衣坤裳惟其倒顚諸
侯力正晋文始焉大夫擅命伊誰之衍貶而稱人告

千萬年晉文盟會五

齊桓盟會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莊公十有六年

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齊桓自是爲諸侯正也諸侯之載辭自齊命之矣齊主命則其言同盟何尊其爲正之辭也若曰幸無異辭者爾曷爲尊之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主諸侯命也屬有長連有帥倅有正州有伯輻輳並進歸命天子王者之政也連數州之伯正長帥端拱揖讓而聽命

於一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主命于是始故尊之則何以不書公聖人以同於此盟者皆大惡也蓋自是禮樂征伐終自諸侯出天下且見爲當然而相率以安之矣雖然舍二幽之盟盡齊桓晉文之事卒無有更言同盟者二公以奉天王之心而爲之辭尙猶有順之實焉晉趙盾爲新城之盟春秋于是三言同盟而政始自大夫出矣舉公目諸侯終以趙盾誅趙盾之爲諸侯正也日于下以謹之使若不主於晉者然趙盾非首惡哉前此有事後此有事未有書滑伯者書滑伯罪其爲天子大夫而

同外諸侯也王畿于是乎日削矣滕子不常見於
桓之會小國視滕者不書而書滕子哀其爲庶方
小侯既共命于州之大國而又奔命于他州之强
國也小國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則皆主乎爲是
盟者之罪而受王命承王官上不能尊主下不能
庇民皆不得以無罪春秋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告
之萬世也其誰知之蓋亦弗思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莊公二十七年）

同盟大惡也及是再書而公不諱何惡惡者疾始
其餘以實事錄視此者爲同盟乎自參以上莫非

主命之辭也則莫非同盟也曷爲志桓之同盟至於死則已難乎其同之也主諸侯之命有正諸侯之心未有長諸侯之功則不足以同之也名生于不足稱乎伯事不言同矣近乎王事不言盟矣降鄭滅遂比也功未足以掩其罪也存三亡國而陽穀之會不言盟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僖公十有六年

曷言乎邢侯淮徐州川也邢冀州國也以桓之用諸侯爲無節矣傷財害民國以危亡隨其後甯仲

之法廢吉甫方叔不可得見耗矣惠難徧也施難報也宰周公知之

齊桓侵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僖公十年

伐山戎言齊人此曷言乎齊侯危之也北戎其幾敵矣其言許男何豫州之國也而伐乎北戎閔許男也

齊師曹師伐厲 僖公十有五年

厲微國也以齊伐之則何以書遠也勤遠畧者至是遠矣何言乎曹師閔曹也北師在邢南師在厲

小國不堪任命矣雖有他國不錄錄曹師甚閔之之辭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僖公十有七年

何言乎齊人徐人伐英氏蔑國也玩無震矣徐不與楚同稱人曷爲與齊同稱人齊將畢師少而人之進徐以偶之因乎徐人也君子終以齊桓爲節制之師伐山戎不言燕人齊侯親之也齊侯在是則不言因燕人矣愛齊侯乎山戎是以人之

晉文盟會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見天子辭

春秋正辭卷六終

春秋正辭卷七　莊氏學　

諸夏辭弟五

建牧立監屬域州殊上繫天子爲下綴旗國之東遷壞散保伍十二諸侯於是焉數春秋本魯以推諸夏東方庶侯齊近且大於衛爲睦宋鄭陳蔡錄晉自僖聖心不怡尹我一州微國柔之在邦域中實維附庸近說遠來原始要終齊伯主會壓挈曹許大夫交政小侯廼斂桓公陽穀末言之爾莊僖小伯豈辭賓從案經所書此則特盟離不言會善惡微矣謹而錄之其有指矣皐鼬識散杵臼自雄能令受命悲乎撫膺

兩兩比耦落落曙星特盟會一及期曰會不及期曰如會先期曰遇苟不期焉地無常所焉得告命而志諸策書乎志不相得不請先相見先請壹似要之者必期以地否則諸侯而為匹夫行也安得曰禮禮不備有事焉而不書貴諸夏也不然杞何貶乎僖公以終春秋不復志遇聚言會散言次則已文曰敝政曰繁大夫專諸侯佻遇二書遇以戒書次以愼因其憚之告以愼之因其亟之告以戒之愛諸夏之為人君者也一國之安危在此一人此天子不怒而諸侯自為正之法也次三其惡未成其志可誅在楚克息非

人類也紀人知之事已行矣已行未得此實大惡會

諸夏而至此極乎不再見也如四交鄰有道保其國

保其國者保其民天子設州伯凡州之國國之民皆

其職也亳城北之載辭曰無藴年無壅利無保姦無

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畧具矣不然冠

帶之倫安有寧宇哉此非一州之伯能專之兩州之

伯實同之者也不相命得乎齊侯衛侯皆州伯也近

正亦罕矣胥命五特曰讓事參曰成事三則善惡大

矣諸夏外也吾君或在焉不敍而主之不必主也外

內之辨也善惡皆主會者爲之參盟會大晉爲天下

强國久矣包周室偪鄭衛聖人不至其國成公之篇則狄之惡其犯令陵正甚杜之也宣公之篇合諸侯尠莫頻於成襄之篇君在而重已在大夫亂天下之大防者晉也諸侯以晉爲正實以力爲正自時厥後苟有力其從之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其機在此此謂大惡錄之以諸夏輔京師之道責之合諸侯七諸侯之大夫不攝君聽命於會可列於會不可有三而已專也甚者亂窮諸賊誰實使之主會者責也其君焉在大夫與會八諸侯多在晉大夫一人會斯人也稱斯師焉盾猶知爲人臣乎大夫五人苟假

王兵鄭伯親之率之乎從之乎伯子男與人臣夷乎諸侯會大夫師九猷必稱名君乎臣乎雜澤疑矣溴梁擅矣盟者不義逃者義矣諸侯在大夫盟十清邱貶其人同盟亦人雖甚輕必重貶之新城一大夫也清邱四大夫也舍是大夫雖衆不言同盟矣趙盾重矣慎毋忽此清邱之大夫也自是而大夫之會接跡於成襄昭之篇而晉大夫以畔告矣大夫會十一版尹王官之守也示權中國侯伯不得專焉虎牢不繫鄭知其所以乎大夫無遂事乃城虎牢乎城楚邱不與諸侯專封城淳于與大夫專封乎不以楚邱緣陵

先邑之不以遷夷儀原本之曰杞也先王封國也城之云爾豈曰封之嘻甚矣城成周亦大夫爲之而諸侯替矣大夫會城十二諸侯執則名名則絕則執之者絕執之不名則執之者不絕歸而後名以絕之歸之不名竟無罪也執之者不人本有罪也曹伯以有罪爲無罪公子喜時使之於公孫會見之執不言歸執亦不名人其執之者以爲暴小寡也亦自絕矣歸于京師善歸之于京師不善天王在是執諸天子之側而歸之于京師欺人乎欺天乎畀宋人宋人不免焉以歸晉人絕矣執諸侯十三僭之執不書以逃來

書逃義曰逃執者義也義則不書執以逃書乎以逃
來書乎逃賤乎賤矣來且不書也魯國幾亡以此賤
乎賤之人然後以逃來書也逃來之言言之痛矣執
大夫非我人皆不言其歸伯執而不可曰討古之人
討不然也彼執行人力正也桓惡亦大乎內齊桓也
大惡諱小惡書大夫專執大夫且執諸天子之側唐
叔之後不爲家人矣乎執大夫十四玉帛使終始一
辭兵革使始微之漸著之將卑非卑春秋之初大夫
卑也將尊何尊春秋之中大夫張也師少稱人師衆
稱師惡其君也稱某帥師危其師惡其臣也稱將不

稱帥師歸惡於將也不稱君使之將不中御也師喪於外邦亂於內不擇故也君將不言帥師重君輕師乎惡則惡重功亦功重吾見其惡矣未見其功也免師之罪辭也受王嘉師兵死痛矣乃以不義死乎猶忍罪其不死者乎而其君不容於堯舜之世矣侵伐十五多其力者多其惡師未加於敵民已殘矣出不正反不忍爲也勸人乎哉彊人乎哉附和人乎哉不得已而隨人乎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君與國政慭自處於人役而役人者於是乎多其力矣孰知其惡積而不可掩乎不患其心之不仁也

忠其衆之不足從之不多也會侵伐十六救必善之
惜衆善也獨往善也君行君善大夫行善在君晉悼
之善闞彭城謂之義救陳蕭魚謂之仁不善則惡無
中立也戍救十七卒葬之指煩煩如繁諸乎公羊與
且明矣不可不學穀梁左邱耗乎瞽哉舍禮服則失
本舍春秋則拂經諸侯卒葬十八古人以背殯爲大
惡短喪次焉未葬未踰年君十九世子攝其君禮也
未誓繼子男不改也光俄長於滕烏乎可矣世子二
十諸侯臣其昆弟母弟母兄恩篤矣妾母必不可夫
人也子必不可不親其母而事之也天性也至誠經

稱人倫察焉母弟母兄二十一世子奔而君迎之鄭伯以地入父在牀而君會之州蒲以師出初命之首誅也在會一衞侯出入一衞侯不嫌則兩見之出奔必不在會會夷儀必不入夷儀也公子五爭鄭多君矣忽未嘗稱爵也突出入未嘗不名也鄭伯非他人必厲公也春秋明若日信若時疑君二十二邾郳進乎葛微國不錄其爵若是者衆蕭以附庸覔邑於宋痛其滅而以日詳之建極者惟在無虐煢獨畏高明故附庸成子二十三紀子以侯天王爵之杞公而伯天王絀之伯云夏也子云夷也因其禮也聖無私也

爰封翻爵二十四

特盟會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盟于石門何以書大惡也東方諸侯莫肯用力於王室自此始矣周室東遷闕無召公之臣日蹙國百里以至終南為秦風揚之水戍申許周公所職東北二方諸侯帥職志未變也邶鄘之湊齊在東晉在北西則秦南則楚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又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不謂齊晉秦楚有羨而王室獨

乎夫子作春秋所懲者荆楚也晉有文侯之命秦有襄公之詩春秋以序錄十二諸侯鄙秦而遠之抑晉而後之齊在東方庶幾彼善于此幽平之際惜齊無功可記於詩書夫子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帥東諸侯服事天子如文王也則齊在所先致意矣矧與魯實相表裏焉經世之法又必自近及遠乎書曰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傷其非王命而私爲此盟也乎王命晉文侯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周公大公成王賜之盟藏在盟府大師職之諸侯焉得私自爲盟乎噫嘻齊侯州伯也

鄭伯王卿士也各率厥職矣為於石門而盟諸祭
伯不正其私交則齊侯鄭伯不正其私盟矣於是
乎伐許於是乎如紀皆天王之異姓而偪於齊鄭
者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子突
救衛則齊首惡也兆於石門彰於瓦屋齊敝甫田
則無德而求諸侯非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乎
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而天下之事不得
不以齊桓晉文補苴王迹為美談矣不有聖人誰
與立天地之大義乎或以天王喪未期歲諸侯以
賓禮相見亦大惡也曰春秋有主書以立教然後

多進而博貫之主書不以此曷不以此春秋正其本嗣王若高宗乃可以教諸侯否則不薄待其子而厚責其臣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桓公二年

何以書志天下之故也蔡鄭不相得曷爲而會于鄧左邱氏曰始懼楚也諸夏之所同患也而近者先受之鄧微國也於我則遠國也因事以錄之漢陽諸侯徵見于此申息之亡不識於春秋春秋約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爲繁省識天下之故而已矣

遇

宋公衛侯遇于垂隱公八年

母內則何以錄外兎屋之盟踰歲而寒矣宋衞志相得終不會于稷垂之相見信於兎屋之莅牲爲然則善之與戒之也非若宋公齊侯之善志亦無齊侯陳侯鄭伯之惡心猶有可救之道則先時戒之以愛諸夏之爲人君者

如

夏齊侯鄭伯如紀桓公五年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非如紀也襲紀也飾好貌

懷冠心庶人猶謂之賊况諸侯乎則何以無貶庶人行則人之此非人所爲不可以稱人矣予以侯伯之名庶幾其以愧憤死乎往不得所欲事已行矣行而不得下得者一等也

胥命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公三年

兩州之伯有其職不可以主命胥命也則可其辭則侯伯之盟猶有在者葵邱五命明天子之禁也晉有載書亦云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其誓者辭

也非一州之長獨成之必兩州之伯相與共守之

是以曰胥命也不涖牲也故曰近正春秋善衛侯

善其不會于稷也則以垂之遇錄之矣

參盟會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隱公八年

我不在會何以書志參盟也齊主爲此盟曷爲先

宋周班也齊先衛非周之宗盟也鄭伯不書不在

會乎在會乎在會而削之也則何以見其削之參

盟所甚惡也況合諸侯乎合諸侯不得已而以北

杏爲始事如志鄭伯而宋非諸侯主也不志鄭伯

則參盟爲無適主之辭也然則何以獨不志鄭而削之齊以鄭不平於宋而平之鄭乃以齊大不平於宋而伐之鄭伯之不信甚矣削之者賤之也以無所長之辭先宋公以大不信之實削鄭伯然後知禮樂征伐有天子存聖人必不願其自諸侯出矣志其日詳重也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隱公十年

此則謀動干戈之惡成矣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兄弟昏姻之國卒于相怨一方詩所謂如蠻如髦者乎月以詳之于中邱主人首其惡矣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桓公十有一年

彼戰克而盟之以爲好衛及是乃與鄭平瓦屋之所求始得矣人之貶之也春秋惡兵所尤痛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日以志之痛此蒼生同日而就死也我之救死扶傷不給彼三國者獨不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乎以戰勝爲榮彼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矣稱之曰人問其好惡尙有與人相近者乎而爲此盟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公十有二年

同州之小侯也所以爲紀盟者州伯之義如斯而

已焉日以志之不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三會矣日以志之不信也何言乎燕人將言與之戰則先言與之盟此之謂小人之盟三會一夫鍾一鬬一穀邱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公自謂能平齊紀矣齊紀不並立行路皆知之齊侯凶人也僖公之不能得而得之于斯人乎護公而公不知也

合諸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澶

[illegible]公二十[illegible]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襄公二十二年

春秋記諸侯之會不言所爲不言所爲而所爲無不見或見于前事或見乎後事或以褒見事或以貶見事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約其文辭而旨博未有不見事而贅言會者昔歲商任今茲沙隨前此者無事焉後此者無事焉間此者無事焉察其文貫其指不褒以揚焉不貶以抑焉見主會者晉爾非有關于天下之故非有關于天下之

故則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主天下之會不以天下之事而最天下之侯也周官有之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故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噫斯侯也僕僕爾期月而再動天下爾諸侯乃無一事焉可書於策者則何以宗諸侯矣然則諸侯何以序有事而不事事之而不將其事則凡而不序非事而事之事之而亟其事則

目之見其以一臣之私而動諸侯之君也曾之者無譏乎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大國執政之心庸得已乎庸得已乎惜其不師文王而日役于大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定公四年

舉諸侯盟以公從諸侯也聚辭也舉公及諸侯以諸侯從公也散辭也

大夫與會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桓公十有一年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大夫微則曷爲以名

見蔡叔在會也無貶乎大夫會公侯始于此名以著之貶之也蔡叔舉其親者字之則貴之乎以蔡人能討陳之賊而録之矣四國為會公弗親之而使大夫與焉始謀不臧五會何益矣不日其盟宋陳蔡無不信也惟不信我也五會一夫鍾一闞一穀邱一虛一龜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襄公十六年

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黨叛人也鄭良霄何以名決嫌也嫌以伉公貶也鄭先宋何也先良霄人向戌也不諱公決嫌也嫌不使伉也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襄公十有四年

此宿專僭之極致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與孫氏相倚故季孫自出會不叔出而季處也

大夫會

晉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丘宣公十有二年

此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也皆何以稱人微之也

大夫以名氏會惡權之在也先穀無權焉不能主

晉國之信故微而人之人則其曰同盟何盟主之

命在斯人也見斯人之爲大夫也何用見斯人之

爲大夫見所殺之大夫之爲斯人也

執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僖公十有九年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專執諸侯專執諸侯于是始

故貶而人之虞公亡國不名滕子嬰齊何以名諸

侯執則絕于其歸也名則于其執也不名嬰齊之

歸也不書則于其執也名絕之也嬰齊絕則宋人

絕矣曷加貶焉以見其惡其惡尚待貶也滅圻內邑執三公晉人貶絕矣虞公亡國不名不待貶而絕也三公失地固不名也

衛侯鄭歸于衛 僖公三十年

衛侯鄭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曷爲皆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尊爲公侯而身不免於罪則不可以南面而臨其臣民所以正諸侯刑不用而大夫士庶人莫敢不一于正也王之道不僭賞天之道無畀高明不謹於禮則在勢者去古今通誼也執而歸者

書歸其論重不書歸其論輕書復歸則惡其出書歸則并不惡其入何也絕故不復惡也絕之而又見入焉衛侯朔爾鄭伯哭爾皆不容於誅鄭也釋乎執託于諸侯終其身焉可也

侵伐

鄭人伐衛 隱公二年

諸侯相侵伐惡也輕用民死謂之殃民專命不請謂之侵主權作寇虐於中原謂之敗王畧外夫惡書內何以不諱而亦書將毋鄭人伐衛爲惡不平春秋萬事之權衡也彼有甚於侵伐者差其輕重

而論之莫重乎滅人國降次遷次入次圍次襲次取邑圍邑與伐國等則常不兼言之莫甚乎取師而戰次戰次獲次伐國而與之盟庶幾無惡與之會庶幾善者有意善功惡焉有功善意惡焉有功意俱善焉有功意俱惡焉重論先輕論後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聖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執之仁足以覆之伐衛意之惡者也將卑師少惡之輕者也苟不差其等而一切論之非聖人之志也春秋惡兵之端君子以端歸諸鄭鄭人伐衛其造兵端者乎審而後斷斷而後書萌牙於母弟延蔓於宗盟

卒於宋鄭搆兵十一戰數十年而未已焉與鄭同惡者或不獲沒其身鄭則公子五爭兩君見殺吁可畏哉殃民專命寃虐之君不可以惕焉驚懼焉傷矣乎彼公孫滑之亂非鄭伯誰首其惡矣造兵端者果鄭矣

衛人伐晉（文公元年）

以為盟主而伐之則不書何言乎衛人伐晉不主晉之辭也其人衛何曰足以伐矣晉侯猶在戚而師加於晉則遂事也其言伐何以衛人為有辭焉其有辭奈何踐土之盟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其

命諸侯曰各復舊職康叔長諸侯于衛唐叔長諸侯于唐職在王室久矣衛承王官不朝於晉未失職也晉伐衛而取其地是相害也齊孝公興師而伐魯柳下季為之辭曰棄命廢職若先君何而齊人無辭也則衛人之伐晉有辭矣以力則晉强而衛弱以辭則魯絀而衛優晉稱侯而後伐重衛也衛稱人而言伐抑晉也曰將卑矣師少矣勝晉則不足伐晉則足矣然後知執言守禮之為直而怙勢陵正之不可以為政於諸侯也諸侯無伯亦春秋之所惡也則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

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於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桓文沒而春秋無伯辭以爲是諸侯之力正者爾未之狄也則以諸夏之辭錄之有與人爲善之志焉夫位在藩臣見人之不朝事己而輒伐之非所以安臣節而奉帥天子也于是乎以人從欲而專行乎中國者累世焉卒以卑周室而啟吳楚之心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

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末減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宣公十有二年

宋稱師非淸邱之人也衛稱人是淸邱之人也淸邱之人則其稱救何救爲善也非其盟非其伐而譽其救去小人之約存先君之信以孔達爲無罪矣衛人救陳何以書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也斷道書同盟後書伐齊蟲牢書同盟後書侵宋于蒲于戲于亳城北書同盟後書伐鄭其不同以侵伐見不復以其事見今宋衛之不同見其事何也師

不加于衛也衛不信其盟何以不受師大夫孔逵受其誅也以一人之身塞一國之難好信不好學以自賊焉不足于賢而不與不肖者同貶書救陳見其扞國難也

晉趙穿帥師侵崇宣公元年此節在上一節前

崇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於春秋皆不書晉趙穿帥師侵崇何以書曰趙氏之弑械成矣盾也執國政而穿也主兵則弑械成矣將尊矣師衆矣崇小國也其言侵何見其威不加於敵而禍實中於國也

會侵伐

邾人鄭人伐宋隱公五年

春秋痛宋鄭搆兵之禍而惡兵之端造端目鄭更端目宋惡著矣寇所先著莫如導爲導者不在大邾附庸也主兵則弗勝導兵實優爲之先者重將毋後者輕乎非輕論鄭鄭造兵端已見於前事矣邾爲兵導於此乃見之甚邾人之惡於鄭人也鄭人焉得末減耶鄉無鄭人邾人能伐宋耶稱人師少矣言伐兵深矣師不衆而用之深導者爲力多矣夫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俱公子而名之見諱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搆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尙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宋不爲諸侯長其用他國之師則曰以二伯用諸侯之師不曰以也彼以爲王事而自之

出其賞提諸侯以伐諸侯也伐鄭宋人意也非有仇言鄭伯固其所樹其甘以壞至於再戰而不止造意與寇賊何異稱人貶也四國大夫不復別其爵界之辭行其寇賊之意焉已矣何以見四國之爲大夫諸侯不以諸侯也何以見宋人之爲宋公大夫不以諸侯之大夫也蔡侯以吳子何中國之君以夷狄之君可然則鄭無譏乎鄭伯之爲狂童也會小弱見伐者君子不爲恕辭內之見伐則由二伯而後目之告之自反而已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桓公十有五年

先會後伐莫適主此役之辭也往歲宋以四國伐鄭矣突在國也二國與焉俄則伐忽以納突乎私突者公也公不能主此役三國之君未知所成則且為明年之會然而會四國以伐鄭然而不言納鄭伯何哉宋衛陳蔡因其兄弟之爭披鄭地而分之以弱其國也豈為鄭伯突哉而公之德鄭伯則甚矣為是三役周三時而後反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伐鄭而分為二君也宋衛在北一心也陳蔡在南

一心也相耦以艾鄭兩利而俱存之不以周班爲次以功意之善惡而輕重之宋衛重而陳蔡輕也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未減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桓公十有七年）　此節在上一節前

及內之微者也不曰會曰及謀自我也宋人有怨衛人有怨我無怨焉伐之則朝矣且重之以盟而主乎爲此伐雖曰微者將不必卑師不必少讒無

臣焉十八年之策書見一國賊也見一未命大夫爾矣苟有一人如蔡季者春秋必有以見之莊閔僖之危賢季子故曰桓公無臣也

諸侯卒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隱公三年

諸夏親暱生相賓死相哀厚之道也春秋以內辭錄公侯伯子男之喪小大有等近遠有别往來有報薄厚有分當禮焉失禮焉過禮焉在我者躬自厚在其主人者薄責之生死之際謂之大事安危存亡治亂機在此善者表之不善者謹之明者著

微者辨悖利弗與也求名弗與也君臣父子厚莫重焉不能反躬則無以事宗廟保子孫皆以其終事觀之萬事之變舉往明來靡不有以豫之矣庚辰宋公和卒正也其正奈何反國乎與夷也詁言可截宅心可允復國之經篤家之訓可謂正矣春秋之辭於我君曰公薨於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思自致於君親而不貳其敬義之大者也豈曰託王於魯哉

夏四月葬衞桓公 隱公五年

以衞有臣而書桓公之葬不以宣公之篡而謂之

無子聖人之裕也何以不日葬固不日也書過時而已矣不謂之不能葬如以衛爲不能葬則將痛齊諸兒乎公羊子之凡不謂夫諸侯卒之有故者此節在上一節前

癸未葬宋繆公十有二月

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哀不足禮有餘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禮不足哀且不足也過時而日隱之也或內有亂或外有冦焉不及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臣子之恩已薄矣當時而不日正也苟無大失大危大亂大冦不忍以爲非正則謂之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生死授受不守先

王之經則無以爲法于天下後世君子危之不忍不以爲危也公羊輿且明矣煩煩如絫諸百世之變盡在春秋矣葬宋穆公正其終而危其葬何指乎致國乎與夷正也致國與夷而宋卒亂危也聖人無容心焉然則正固所以召危天下將安適哉正穆公之終以賢穆公危穆公之葬以罪殤公葬生者之事也不克負荷廢二先君之功則殤公之罪矣雖然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殤公既蒙首惡之名矣何又危穆公之葬以見之乎危宣公授國之不正也穆公雖克反正亂卒在再傳之

後矣宣公可謂知人知與夷不克負荷盡明告天王而致國乎穆公矣知穆公不負君兄盡立與夷而俾穆公相之矣穆公不爲君宋人不二心於莊公也宋之臣民咸欲奉戴莊公與夷安能立乎其位穆公知孔父之對以忌克爲心而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且曰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棄德不讓穆公不忍爲也受國於其父除害於其子殤公忍而爲之苟宣公傳諸子而子自隕之宣公無憾也好讓國之名啟爭國之禍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此之謂矣

滕侯卒 隱公七年

滕微國也所聞之世始書卒所見之世乃書葬曷爲於所傳聞之世稱侯而書卒以其子來朝恩錄其父王者所不辭也曷爲不卒其子以朝於弒君者之朝而奪其恩其稱子固子也無貶也滕固子則春秋何以侯之其不倍矣乎應之曰聖人若曰惟王者改元立號庶邦丕享則爵命諸侯天子之事也云爾已矣苟非其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免於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其人堯舜揖讓湯武征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矣曷爲貴賤不

嫌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決然而不可疑也疑則萬不可以少嘗之矣滕侯薛侯春秋當新王也滕子薛伯親周也公羊家識之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隱公八年

日卒正也諸夏之國自所傳聞之世遠於哀十四年以告終而識於策者不可勝書春秋錄大畧小錄近畧遠其書之各有指矣以考其行以稽其失以痛其禍以治其亂桓於大國詳之常所書者則宋王者之後也蔡文王之昭也陳三恪也鄭諸姬之近者衛康叔之後也齊王舅也畢具於隱桓之

策矣晉武之穆也録之自詭諸始且不書葬有推而遠之之志焉惡兼其宗國也小國如曹所傳聞之世已書卒矣如滕如邾如莒則書自所聞之世如薛如許則書以所見之世至所見之世舍莒皆書葬矣哀公之篇小國皆卒日葬月矣皆近乎我者也遠國之大者惟秦也不録穆公以穆公而録康公亦不志葬至所見之世乃書葬楚之卒自子旅焉始吳之卒自子乘焉始終不書葬杞王者之後春秋降而爲夷其賢於莒實多志卒於僖之篇志葬於襄之篇以迄於哀皆以諸夏之辭録之終

不忍以爲外也自曹以下雖諸夏不得以當時不日爲正之指言之其義類甚博而且有要不可不察送死大事也聖人所甚重士大夫之喪且必多見而識之大小二戴實存焉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倫要在於春秋故曰禮義之大宗也

辛亥宿男卒

宿近國也微矣五等之侯如宿不志卒於春秋宿男卒何以書與吾大夫盟且先他國焉厚之也君子作春秋秉文王親諸侯之道不寗方來後式則告之以周公誥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春秋始於

隱公宿與吾大夫盟邾與公盟皆於我有作兄弟之誼矣不哀其喪豈可謂師文王者與滕侯卒不日宿男卒何以日嫌與蔡侯考父同日而別異之同盟而不名微國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哀不足且禮有闕矣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五年

曷以二日卒之疑以傳疑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爲人君者修身以俟死正其家人正其國人無有一邪人作於其間陳侯何如哉國亂矣亦嘗執州

吁奚爲于稷而會之

葬陳桓公

葬不月則譏不獨在臣子桓公失君父之道矣賊之使與微國同實云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桓公十有一年

寤生之罪不可不誅浮於衛朔矣則何以書葬曰朔之罪已見寤生之罪未見以不可書辟之也曰春秋誅亂賊義有所辟必有辭以誅之未有但已者矣也定天子功不見書葬以見之寤生抗天子且傷焉罪不可見不書葬以見之奚不可而且書

葬將毋春秋有所緩有所急與曰春秋之于寤生則既誅之矣桓之元年于垂于越皆誅辭也假田爲孫辭實蔽畀于鄭伯之文也誅之矣然則何以不去葬曰寤生之辟有議焉五廟之孫於諸姬爲近桓公死難武公佐平王以東遷鄭以緇衣立國乎天下其功有誅而無絶則寤生之誅禮爲之變且隱者也誅之必續其子孫奚爲不志其葬春秋之侯誅而葬者衆矣以寤生曾不誅疑聖人之志其葬若已誅矣苟非蔡靈侯則王者不忍暴朽骨又何疑焉秋七月葬鄭莊公不以慢葬志也志王

者之法有罪不敢赦緣恩必哭之如其倫之喪也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桓公十年）

小國書卒在所傳聞之世卒月葬時其常也則以射姑爲始終生卒日葬月敬老也曹伯老矣曷爲見之以其使世子來朝不可以不之見亂之階也曹雖不亂道則有以致之不謂之正必謂之敬老公羊子有所受之當時不日而不謂之正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雖亂不咎其人謂之天作孽致之而幸不至非命也雖不亂必正其失謂之行險以徼幸噫彼壞國喪家亡人不過先去其禮也亦

矣其喪失全而後全亡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　此節在上一節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公十有二年

陳厲公也纂不明則不書葬以見之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

決日例也是月決不日例也何不言是日日重見

也可月重見則不可嫌乎閒也干支則不嫌曷爲

決日不日重日也不決月不月例之而已月輕也

以重輕爲詳畧教人以易知傳之萬世而無所疑

不然古人往矣古事遠矣焉用知其事之在何日

而筆之

三月葬衛宣公_{桓公十有三年}

卒日葬月謂之正乎非正也簒不書葬晉之簒前定也不可以爲正矣宋子陳子背殯出會皆以在喪之稱稱之必諱桓公穆公之葬則齊桓晉文有罪焉彼猶有人子之心終身痛焉必并去襄公共公之葬因其自責而責之背殯不可固如此衛侯朔何如乎如桓人矣則葬宣公如桓辭矣獨無父兄師保乎童昏也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以至此極也其終不遠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桓公十有五年）

危不得葬也

癸巳葬蔡桓侯（桓公十有七年）

渴葬也哀不足禮能有餘乎蔡桓侯非齊孝公比也以獻舞薄於爲人後之誼矣稱之曰桓侯奪其臣子之辭雖有賢季於蔡奚補桓侯不知忠臣之分授不肖以位薄其身危其國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僖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所予二伯而已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莊公二十有一年）

絕之而又見入焉鄭伯突也衛侯朔也皆不容於誅朔不葬突何以葬功以除突之罪也突之功奈何定王室也惠王辟子頹之難居於溫鄭伯誅子頹而王室定罪固可得而除矣然則何以不言王出入以鄭伯虢叔克左右王室不廢先王之命若畿內之官君子雖無競乎尙猶有親臣也故爲尊者諱也

此節在上一節前

世子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桓公九年

誓於天子曰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

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禮也父老子代從政天子之
大夫仍叔之子也在曹則射姑諸侯世子也會同
則可攝朝則不可以攝射姑非攝曹伯使之非禮
也曹無大夫乎次國三卿當大國之下卿小聘可
也何亟亟於使其世子來朝乎好於我也好於我
者何人可無譏乎君使之非也子不幾諫亦非也
曹伯老矣不重其子世子親矣不念其君危國亂
家之道二百四十二年惟一曹世子則其成之曰
來朝何命之者於朝受之者於廟矣

母弟母兄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公七年

齊終春秋志聘五盡於此乎曰否他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以書曰志聘也志諸侯之聘於此焉始志諸侯之聘曷爲於此焉始以志天子之聘於此焉始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諸侯之大夫來曰聘天子之大夫來亦曰聘若是班乎故辨之云爾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侯之大夫來咸覲此天王使凡伯來聘天子之大夫來咸覲此云爾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辨等於齊而絶倫於晉不可不察天下之大教也

孰往大夫如齊也曷爲不言大夫如齊不言公如京師則不言大夫如齊以爲常事焉爾公羊子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傳曰母親至而尊不至敎親親也庶子爲侯必尊君母而親其母不以親親害尊尊亦不以尊尊害親親是用內和而家理一人有子三人綏帶人情之至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來盟前定也則曷不盟于曹矣不欲曹人與乎此盟也爲私焉鄭伯使其弟親者也莊公

之子多矣惟母弟之爲戚私之中又有私焉明神

其聽乎甚於要盟之不䝿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公十有七年

何以字賢也何賢乎蔡季其出以義其歸以仁不

求爲後義也終兄弟之恩仁也以取貴乎春秋

春秋正辭卷七終